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名家文选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文天祥千秋祭

卞毓芳

一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七百六十岁。七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他生于公元１２３６年。当他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四十七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又一根立柱，虽共工也触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状元出身，笔力当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煌煌笔墨，正不知有凡几。只是，真正配得上他七百六十岁生命的，则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公元１２７９年，农历正月，他已兵败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军的押解下，云愁雾惨地颠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倾翻了宋朝的龙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尽，万里遥遥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无一丝一毫的张惶，在这生与死的关头，他坦然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存亡。但见，一腔忠烈，由胸中长啸而出，落纸，化作了黄钟大吕的绝响。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这时候就死去，结局又会怎样？毫无疑问，他是可以永生的了。

南宋遗民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战友，庐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张贴了数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身取义，保全大节。他自己又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打量历史，我们只能作这般理解———日月还要从他的生命摄取更多的光华；社会还要从他的精神吸收更多钙质；盘古氏留下的那柄板斧，需要新的磨刀石；长江和黄河，渴求更壮美的音符。一句话，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于是，同年１０月，他就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

二

在北地，考验他的人格的，是比杀头更严峻的诱降。诱降决无刀光剑影，却能戕灭一个人的灵魂。但见，各种身份的说客轮番登门，留梦炎，就是元人打出的第一张“王牌”。

留梦炎是谁？此公不是凡人。想当初，他和文天祥，曾同为南宋的状元宰相。

然而，两人位同志不同，就是这个留大宰相，早在公元１２７５年的临安保卫战中，就伙同内奸陈宜中，暗里策划降元。为此，他极力干扰文天

祥率军驰卫，而后又弃城、弃职逃跑。待到临安沦陷，他又拿家乡衢州作献礼，摇身变成元朝的廷臣。

留梦炎一见文天祥，就迫不及待地推销他的不倒翁哲学。他说，“信国公啊，今日大宋已灭，恭帝废，二帝崩，天下已尽归元朝，你一人苦苦坚持，又顶得了什么用呢？那草木，诚然还是赵家的草木，那日月，却已经是忽必烈大汗的日月了。

天祥转过身去，只给他一个冷背。真的，你让葵藿如何与狗尾巴草对话？你让铁石如何与秽土论坚？留梦炎之流的后人对乃祖的投降哲学又有发挥，最形象、最直白的是“有奶便是娘”。岂知这种“奶”里缺乏钙质，他们的骨头永远不得发育。此辈精神侏儒，哪里识得文天祥的“千年沧海上，精卫是吾魂！”哪里配闻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不识相的留梦炎仍然摇唇鼓舌，聒噪不已。天祥不禁怒火中烧，他霍然转身，戟指着留梦炎痛骂：“你今天来，就是给我指这条出路的吗？你这个卖国卖祖卖身的奸贼！你，身为大宋重臣而卖宋，可是卖国？身为衢州百姓而卖衢州，可是卖祖？身为汉人而卖汉节，可是卖身？……”

“你、你、你———，老夫本是一番好意，你不听也罢，凭什么要血口喷人？”留梦炎饶是厚脸昧心，也搁不住文天祥这一番揭底剥皮，当下脸上红白乱窜，低头鼠窜而去。

九岁的赵显，堪称是元人手里那种不带引号的王牌。这位南宋的小恭帝，国隆的日子没有赶上，国破的日子似乎也不觉得太痛苦。同是亡国废帝，南唐后主李煜的依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只怕他是既不识梦寻，也不懂悲怀。元人想到了杠杆原理，想着废物利用，比如，现在就让他以旧主子的身份，出面劝说文天祥归顺。古话说一物降一物，你文天祥不是最讲忠君吗！那么你看，这会儿是谁来了？

文天祥料到元人会有这一着。因此，思想上早作好了准备。他没等赵显走上会同馆的台阶，赶紧跨出门槛，来个先发制人。但见他抢前数步，挡住赵显，然后南向而跪，口呼“臣文天祥参见圣驾”，随即放声痛哭。小皇帝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闹懵了，傻乎乎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

天祥这一场大哭，本是策略，旨在让故恭帝无从开口。但他哭着哭着，想到今日幼主为人所制，竟不自知，而自己和千万忠臣义士浴血沙场，抵死搏战，还不就是为了保卫赵宋江山！一时心中涌上万般酸楚，不由动了真情，遂跪地不起，长哭不已，并且一迭声地泣呼：“圣驾请回！”

赵显这边慌了手脚，越听哭声心里越发毛，早把元人教给的言语，忘了个一干二净。少顷，又搁不住文天祥的一再催促，便乐得说声“拜拜”，转身回头，辚辚绝尘而去。

劝降招安活动并没有就此止步。这就要谈到元世祖忽必烈，———也就是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平心而论，忽必烈也称得上是一代枭雄，他不仅识得弯弓射大雕，还尽懂得治理天下。且说眼前，他就深知接管汉室，光凭蒙古人的力量，是不能畅达无阻的，须得借助汉人，实行“以汉治汉”才行。而在汉人中，最具号召力、影响力，因此也最能帮他巩固统治秩序的，当数文天祥无疑。所以，天祥愈是不屈，他就愈想招安。留梦炎、赵显两番碰壁，这一次，他就转派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上阵。

胜利者多的是淫威。此时不耍威风，更待何时！阿合马在一干僚臣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来到会同馆正厅，着人传文天祥。

一会，文天祥从容步出。他虽然衣单形瘦，眉宇举止仍不失大国之相的雍容。

天祥站在厅内，以宋朝官礼向阿合马行一长揖，随后泰然入座。

阿合马眯缝着眼打量文天祥，恶声问：“姓文的，知道是谁在跟你讲话吗？”

天祥微微一笑：“听人说，来的是宰相。”

“既知我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

天祥扬得一扬眉：“我是南朝宰相，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彼此彼此，哪有下跪之理？”

“嘿嘿！你既是南朝宰相，又怎么到这儿来的呀！？”阿合马抖抖朝服，晃晃珠冠，戏谑地发出一阵嚎笑。

天祥面如闲云，待阿合马笑够了，笑不下去了，才盯住他的眼：

“老实告诉你，南朝要是早用我为宰相，你们一定打不到南方去，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阿合马先是被天祥盯出一阵寒颤，接着又被他的回答激得恼羞成怒，无奈辞拙，找不出话来反驳。试想，大草原的马背上摔打出来的将军，总共才读过几行书，论说理，哪里是江南士子的对手。何况他今天面临的又是彻底陌生的语言和行为系统！阿合马没了辙，只好抛出撒手锏：

“老子不跟你斗嘴皮。你要晓得，你的性命，可是捏在老子的掌心！”

这又显出了阿合马的浅陋。像文天祥这样的一代奇男，是杀头所能吓趴的吗？！岂不知“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文天祥固然无法预见，七百年后有个叫毛泽东的，把太史公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箴言，定音为人品人格的最高层次。不过，他在缧绁之中，倒是常拿了这几句诗勉励自己：“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

天祥听罢阿合马的恫吓，果然昂首挺胸，一脸不屑：“要杀便杀，说什么捏在你的掌心不掌心！”

消息反馈给忽必烈。这位元朝的开山始祖，眼见诱导不成，威逼也无效，但他仍不死心。这就见出了他的目力，一代政治家的战略巨眼，同时也折射出一个饶有深意的现象：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权力的高地，往往是那些敌对派别的首领，也就是对峙的双峰，才更为了解，更为识得对方的价值。

忽必烈们心生一计，下令将文天祥铐上长枷，送入兵马司囚禁。

为了耗蚀文天祥的锐气，消磨他的精神，还规定不准带一仆一役，日常做饭、烧茶、洗衣，乃至打扫园林，都要他自己动手。

一月后，他们估计文天祥肯定经受不了这番折辱，想必已经回心转意，于是让丞相孛罗亲自出马，伺机渡文天祥投诚。

历史记载这一日天寒地冻，漫空飞雪。文天祥随狱卒来到枢密院，他看到孛罗之外，还有平章张弘范，另有院判、签院多人。天祥往厅堂中央一站，草草行了个长揖。通事（翻译）喝道：

“跪下！”

天祥略一摆手：“你们北人讲究下跪，我们南人讲究作揖。我是南人，自然只行南礼。”

孛罗听通事译完，气得乱髭倒竖。他吸取了阿合马的教训，决定先来个下马威。于是喝令将文天祥强行按跪。几名侍卫一拥而上，又拖又拽又按又压，强迫文天祥屈膝。奈何强按不是真跪，天祥仍奋力抬起头，双目射出凛凛的威光。

孛罗冷笑："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呀？"

"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将相，因国破而遭杀身之祸的，哪一代没有？"天祥亢声说，"我今日忠于大宋王朝，沦为阶下囚，只求速死。"

孛罗追问："就这些，再没别的了吗？"

天祥正色："我是宋朝宰相，国破，论职务唯有一死，战败被俘，按法律也唯有一死，还有什么其它可讲的！"

"你说天下事有兴有废，我问你，从盘古到咱今天，一共有过多少帝王呀？"孛罗摇晃脑瓜，摆出一副蛮有学问的样子。

"莫名其妙！"天祥露出无限蔑视，"一部煌煌十七史，你让我从哪里说起呀？我今天又不是来赴博学宏词科，哪有工夫陪你闲扯！"

孛罗这才想到有点文不对题。但他是丞相，且负有劝降重任，所以不得不强自镇定。随后又挖空心思，多方诘难，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文天祥的自尊，以便乘隙诱归。也真是，整个江山都已姓元不姓宋了，你一个文天祥，还倔强个什么？这当口，只要文天祥的膝盖稍微那么一弯，立马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奈何，奈何他的膝盖天生就不会向敌人弯曲。"亦知戛戛楚囚难，无奈天生一寸丹！""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文天祥打定主意就是誓死不降。孛罗忍受不了这种刺激，终于又归于了阿合马一路。他站起身，一掌扫落案上的杯盏，歇斯底里地狂吼：

"文天祥！你一味想死，我偏不叫你就死！我要囚禁你，让你求死不能，求生不得！"

天祥哈哈一笑，从留梦炎到赵显到阿合马到孛罗，已足以让他看出元朝统治者的黔驴技穷。他仰得一仰头，运气丹田，声震屋瓦：

"文某取义而死，死且不惧，你囚禁又能把我怎样？"

三

漫长的囚禁生涯开始了。

站在文明文化的角度看，这是人类的一场灾难。一个死去七百年犹然光芒四射的人物，一个再过七百年将依然如钻石般璀璨的人物，当年，他生命的巅峰状态，却是被狭小的土牢所扼杀，窒息。且慢，正是站在文明文化的角度看，这又是人类的一大骄傲。迄南宋以来，不，迄有史以来，东方爱国主义圣坛上一副最具典型价值的人格，恰恰是在元大都兵马司的炼狱里丰盈，完满。

说到文天祥的崇高人格，我们不能不想到那些撼天地、慑鬼神的诗篇。请允许我在此将笔稍微拐一下。纵观世界文学史，最为悲壮、高亢的诗文，往往是在人生最激烈、惨痛的漩涡里分娩。因为写它的不是笔，是生命的孤注一掷。这方面，中国的例子读者都很熟悉，就不举了。国外太大，姑且画一个小圈子，限定在文天祥同一时代。我想到意大利的世界级诗人但丁，他那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神曲》，便是在流亡生活里苦难的阶段孕育。圈子还可以再画小，比如威尼斯旅行家，仅仅早文天祥四年到达燕

京的马可·波罗，日后也是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口述他那部蜚声世界的游记。本文前面提到的太史公司马迁和南唐后主李煜，亦无例外，他二人分别是在刑余和亡国之后，才写下可歌可泣的力作。观照文天祥，情形也是如此。在他传世的诗文中，最为撼人心魄的，我认为有两篇。其一，就是前文提到的《过零丁洋》；其二，则在囚禁中写下的《正气歌》。

你想知道《正气歌》的创作过程吗？应该说，文天祥早就在酝酿、构思了。让我们把镜头摇到公元１２８１年夏末的一个晚上。那天，牢房里苦热难耐，天祥无法入睡，他翻身坐起，点起案上的油灯，信手抽出几篇诗稿吟哦。渐渐地，他忘记了酷热，忘记了弥漫在周围的恶气浊气，仿佛又回到了“夜夜梦伊吕”的少年时代，又成了青年及第、雄心万丈的状元郎，又在上书直谏、痛斥奸佞，倡言改革，又在洒血攘袂，出生入死，慷慨悲歌……这时，天空中亮起了金鞭形的闪电，随后又传来了隐隐的雷声，天祥的心旌突然分外摇动起来。他一跃而起，摊开纸墨，提起笔，悬腕直书：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文天祥驻笔片刻，凝神思索。他想到自幼熟读的前朝英烈：春秋的齐太史、晋董狐，战国的张良，汉代的苏武，三国的严颜、管宁、诸葛亮，晋代的嵇绍、祖逖，唐代的张巡、颜杲卿、段秀实，他觉得天地间的天气正是充塞、洋溢在这十二位先贤的身上，并由他们的行为而光照日月。历史千百次地昭示，千百次啊；一旦两种健康、健全的人格走碰头，就好比两股涌浪，在大洋上相激，又好比两颗基本粒子，在高能状态下相撞，谁又能精确估出它所蕴藏的能量！又一道闪电在空中划过，瞬间将土牢照得如同白昼，文天祥秉笔书下：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一串霹雳在天空炸响，风吹得灯光不住摇曳，文天祥的身影被投射到墙壁上，幻化成各种高大的形状，他继续俯身狂书：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室外，突至的雨点开始鞭抽大地。室内，天祥前额也可见汗淋如雨。然而他顾不得擦拭，只是一个劲地笔走龙蛇。强风吹开了牢门，散乱了他的头发，鼓荡起他的衣衫，将案上的诗稿吹得满屋飘飞，他兀自目运神光，浑然不觉。天地间的正气、先贤们的正气仿佛已经流转灌注到了他的四肢百骸、关关节节！

啊啊，古今的无穷雄文宝典，在这儿都要黯然失色。这不是寻常诗文，这是中华民族的慷慨呼啸。民族精魂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常常要推出一些人来为社会立言。有时它是借屈原之口朗吟“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它是借霍去病之口朗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一次，便是借文天祥之口朗吟《正气歌》。歌之临空，则化为虹霓；歌之坠地，则凝作金石。五岳千山

因了这支歌，而更增其高；北斗七星因了这支歌，而益显其明；前朝仁人因了这支歌，而大放光彩；后代志士因了这支歌，而脊梁愈挺。至此，文天祥是可以“求仁得仁”、从容捐躯的了，他已完成在尘世的使命，即将跨入辉煌的天国。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写完最后四句，文天祥掷笔长啸。室外，滂沱大雨裂天而下，夹杂着摧枯拉朽的电闪雷鸣，天空大地似乎将要崩裂交合了。天祥凝立不动，身形俨如一尊山岳！

我在新疆看见了飞碟

作者：池莉

8 月 25 日，我们看见了 UFO，在新疆。

这一天，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当时我们已经在远离乌鲁木齐六百公里的北疆福海县。福海县在准噶尔盆地的北缘，坐落在茫茫戈壁上，遥遥相对着我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但福海并不荒凉，它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县城，它绿色笼葱，湖水澄碧，楼房小巧玲珑，偌大的绿洲上只有一万人口。福海县委书记孙葆煜不仅是个汉人，而且是地道的江南秀才。他是江苏南通人，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支援祖国边疆建设的热血青年。三十多年的边塞风沙竟然没有冷却他的一腔热血，他硬是呆在福海，与福海人一道把当年只有一个小卖部的县城建设成了一个马路宽又平的具有江南秀色的小城。

只有几百公里几百公里地穿越了沙漠和戈壁的人，才会深切地觉出福海是个奇迹，而像孙葆煜这样的人生真正是个内容丰富的好故事。况且福海的地域辽阔，有许多人迹罕至的山谷和海子（湖泊）；有黄金宝石和奇花异草；哈萨克牧民骑着马，赶着羊群，弹着冬不拉，歌唱着家乡和爱情在牧场上放牧；还有著名的福海大尾羊做成的手抓羊肉，其味道鲜美无比。我们这几个饱受现代大城市风尘污染的从事写作的人到福海如入桃源之境，无一不被感动。于是，我们与福海便有了一件趣事，作家刘与孙书记联手创作一桩壮举：作家刘出任福海县解特阿勒热乡的名誉乡长。

8 月 25 日那天我们送作家刘去解乡上任。晚饭大家为刘乡长举杯庆贺。就在这个晚上，UFO 出现了。UFO 是比较科学的说法，但是在那天晚上，在我们看到那个不明飞行物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叫起来：飞碟！

新疆与内地的时间差大约有两个半小时。晚上北京时间十点多钟在新疆被当作八点多钟使用。8 月 25 日那天天气晴朗，蓝天白云，晚上九点左右，夕阳才沉入西天。

因为那天作家刘上任，乡里事先在餐馆准备了酒菜，所以晚餐吃得比较早，十点来钟就吃完了。而平时的这个时间，也许正吃晚饭，也许还没吃晚饭，也许在奔驰的汽车里，那样的话，我们大概就无缘与 UFO 相遇了。

晚饭后，我们来到县委县政府的办公楼，准备在这儿打几个长途电话，时间大约是十点一刻左右，但突然停电了。司机开车去找县委办公室主任，我们在夜色中等候。戈壁滩上的夜晚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静，其二是夜空无比开阔。记得好像万籁俱静，夜风微拂，灰蓝色的天幕上有几颗星星。作家王作家申和我进了一楼办公室，电来了。我看报纸，王和申轮流拨电话。作家刘已是乡长，自个留在餐馆与他的乡干部一一握别，自然就晚来一步。作家刘在办公室拨了一次电话，未通，也去看报纸，忽地司机冲进来，急促地叫道：刘乡长，快出来！

刘应声跑出去，我们三人一惊，对视了一眼，不知所以然，作家王并没停止拨电话。然而作家刘随即又返回办公室，在门口说：池莉快来！

作家刘是一个让我们闹不清真假的有意思的朋友。平日他常戏称我们

为“老师”。

蓦地这一下格外正常地叫我的名字，大家立刻意识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于是，房间里的三个人放下电话和报纸就跑了出去。

出去我们便惊呆了，大家不约而同说了声“飞碟”，然后就一动不动望着天空。

这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辉煌啊！西北面的天空上横着一束巨大的光束，它雪亮雪亮的光芒照亮了整片西北的天幕，光束由一只唱片大小的碟状飞行器所发出，碟状飞行器快速地自转着，似乎悬在空中。它像白炽灯那样呈现出橙红色的光亮，灼灼耀眼。飞碟快速地顺时针自转着，带出了两道明显的白色涡流。它缓慢地朝东南方向移动了一些似乎又静止下来悬在空中。它那橙红发亮的碟体，那碟体旋转带出的两络拂尘般的涡流，那横扫整个西北天空的雪亮的光束，太奇特太震慑人了。这时有人焦急地说：相机呢相机呢？有人颓丧答：我们全傻瓜嘛！

我们几个人携带的全是最普通的傻瓜相机，而且在这手忙脚乱的关头都不知放在哪儿了，大家谁也不愿意离开片刻，都明白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奇缘。还有一点，大家对飞碟的直观感觉比较一致，都觉得它离我们至少有千米以上的距离，一般照相机无法拍它。

静悄悄的，整个县城几乎没有一丝声音。十分突兀地，飞碟忽然朝我们所在的地面直逼下来。在这一刹那，我以为它要降了。但又是十分突兀地，飞碟停住了，向高空移退，只见它一闪，变成了一个星星般的亮点，接着再一闪，不见了。从一只唱片大小的碟只是一闪就变成了星星大小的亮点，这是多么快的速度呵！只有那束它留下的光束横抹在空中，经久不熄，它缓缓地一点点地暗淡下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天空才恢复一片蓝色。

当飞碟消失之后，我立刻看了手表，当时时间是 10 点 35 分。由司机提供的时间算一算，我们看到飞碟的整个时间至少持续了 5 分钟。但我们所感觉到的那一刻远比 5 分钟漫长。

这天晚上，我们一个个兴奋极了。彼此问：你相信有飞碟吗？又彼此答：从此相信了！彼此又问：如果那一刻飞碟下来要带你走，你去吗？又彼此热烈地答：去！

我们调动各自的经验和学问展开了讨论，会不会是导弹发射？不，导弹发射我们都已在电视中多次见过。会不会是人造卫星，特殊形状的卫星？不，我们认为卫星的形状固然不排除碟状的可能，但卫星决不可能飘浮移动和静止悬挂，它有它恒定的轨道。宇宙飞船呢？宇宙飞船不曾有顺时针快速自转这种飞行方式。会不会是某种天象？如大气层里有时会产生高速自转的云团，但云团发光是需要太阳的支持的，等等。我们像严谨的科学家一样逐一驳倒各种假设，最后一致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外星的飞碟。

在看到飞碟之后的这一番热烈讨论之中，有一个字最是令人回肠荡气的，那就是当被问到“如果飞碟要带走你，你去吗”时候的回答——去！这痛快！这勇敢！

这豪迈！把人类天性中原始的冒险精神和摆脱陈旧的生活的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非常难以见到的心灵的袒露。由于这一瞬间的袒露，大家都差不多成了好朋友。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晚，可我上床之后依然久久难以入睡。早在八十年

代初，我曾订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飞碟探索》和《自然之谜》杂志。我相信飞碟的存在。

我相信超光速的存在。我相信广袤的宇宙里不会仅仅只有地球上存在高智能生物。

我相信任何假设都有可能变成事实，当我们的宇宙飞船终于挣脱了地球的吸引力到达别的星球之后，我更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可能，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和敢于实践。

因为有了 8 月 25 日，从此我将永远难忘新疆。有质量有意思的日子尽管总是那么短暂，但对个体生命来说，它一日胜于百年。

武汉的夏天

作者：池莉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得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于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我答：摄氏 42 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

于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 年的夏天，于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作报告。武汉三镇，数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作报告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于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于光远先生一个人。于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八十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

另一个朋友，北方人，大夏天不幸被派到武汉出公差。临行前害怕武汉的热，找到武汉人打听，去了武汉住哪里比较凉快？人告诉他如果是出公差住不起大饭店，最好就住长江边的招待所，江边总是比较凉快的。朋友来到武汉，果然就寻到长江边上的一家招待所住宿。到了晚上，又热又闷，人躺下不一刻，草席上就是一个人的印迹，汗水洇的。电扇打开，热风烫面，只好关掉，一夜辗转，痛苦难当。第二天的晚上，朋友困极累极，来到长江边上，只见江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他也试着坐坐，不行，依然是热得要命，且还有蚊虫叮咬。万般无奈，朋友急中生智：到长江里头去睡。朋友寻来一段绳索，再连接上自己的皮带，一头系在江岸的铁锚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人就坐进江水里，在水面露出鼻孔呼吸，这样才迷迷糊糊地得以打几个盹。天亮之后，朋友不顾一切，仓促北逃。从此，一提起武汉的夏天，有如谈虎，必然色变。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会在夏天来武汉的了。